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五筆目錄

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魏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為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哈佛大學哈佛漢京
圖書館珍藏印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羗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綾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閒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勲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王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第六 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僊守陝

姦雄疾勝已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第七 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麴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第八 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第九 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參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第十 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敬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

容齋五筆卷第一

十九則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爲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貺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爲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爲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號州兩刺史

唐韓休爲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爲號州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號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扣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

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答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爲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

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謗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

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瀦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

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爲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

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絲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泛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爲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爲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擗撥與之往時界於黃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旣以嶺與之虜遂反瞰忻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

方以西夏爲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爲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

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

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鴈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

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
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
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賣烏傷令昔登山陽
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
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
字下云攤蒲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
筮廣韻簷字下云筴簷竹筮也采帛鋪謂剪裁

之餘曰幌子幌一懽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
杖曰搯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
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爲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
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爲齊而襄王聽幸臣九
子之譖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
謝安却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
於朝廷之上桓温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

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
竄身符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
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
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
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弃功臣如此真可
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
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

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
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
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
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牕
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爲問南
溪竹抽稍合過墻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
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
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
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爲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

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灋西果園詩云苔
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
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
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凄然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
隣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
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垪皆稱英宰然

考其履歷皆未嘗爲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
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
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
官入爲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
入爲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藩佐東都
徐州府入爲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垪由美
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
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
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

爲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爲相王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銚工私市它王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

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啓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爲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寃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爲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

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符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踈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爲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

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頴入府。頴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爲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爲比。頴自以爲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爲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冥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于煬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爲天下安危。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

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爲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爲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

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
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
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
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
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
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
可見也

羗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羗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羗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
爲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
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吐蕃合兵入寇郭子
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曩
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
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
羗戎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
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爲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
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爲仲爲伯又爲叔
爲季其老而尊者爲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
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案
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
章耳下至西漢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
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兄子真子公
子陽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
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君穉

君游君次君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
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叔翁叔長叔中
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穉季長孺仲孺幼孺少
孺次孺翁孺君孺長翁弱翁仲翁少翁君房君
賓君倩君敖君蘭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
路少游穉賓穉圭穉游稚君巨先巨君長賓長
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爲雅
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
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

字仲張歐吳廣枚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容齋五筆卷第一

容齋五筆卷第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爲管蔡案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爲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邲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即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徙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曆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睺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

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曆皆然姑以慶元
丁巳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爲入交中七月
爲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
二更盡月食之旣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
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
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
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
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
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末卯初四刻

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
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
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
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
曆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王川子之詩不勝作
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
月本無光受日爲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
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爲食
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

則日光爲所遮故爲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旣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爲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旣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爲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爲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爲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

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閣門宣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爲人貴重東漢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爲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爲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爲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法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据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

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鬻
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
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
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
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鬻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
乃引史記非龍非鬻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
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
人爲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爲
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
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
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
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
肖形天地閒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
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
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

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爲信，故曹君爲鄱陽人，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爲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

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

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爲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爲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爲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涉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

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倦倦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怏怏而終其不孝之

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勝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爲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爲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爲事有至

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
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
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
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
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
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

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
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羸，孛彗飛流，其危眴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
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

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爲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

米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于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中逸此詩文惠爲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

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
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予少時得
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
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恠麤惟
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崇
寧閒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
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

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
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
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
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秘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
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
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刊正
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

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秘書自有校書郎正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容齋五筆卷第二

容齋五筆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

心怠力疲俯仰世閒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尔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灤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啜啜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爲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爲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爲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卽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縝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臯入幕府臯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旣哈斂而逸去臯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奉侍晝夜南奔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甄濟

居青巖山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汗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

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爲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臯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爲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爲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

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于陸
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爲逆命所汙
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
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繇是名節聞于朝優詔
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爲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
至以笞楚童奴爲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
識量之士也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

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
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
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
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
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
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
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
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
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

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
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
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
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
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
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爲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
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

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
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
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
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
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
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原宗泐然字字執泥又
爲拘澁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

客齊王集
六
瑯琊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
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
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
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
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聊書
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
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

人唐世明皇爲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
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
言其多也新唐史所叙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
率至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
皆置宮女故裴寂爲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
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
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彊亦拱默唯

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

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闔侍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爲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比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

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關命邁作謝賜物一劄
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
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
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羗村詩云世
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
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
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
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兩公和之曰萬
里懷歸爲公出徃事宜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

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
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已未
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于壬戌公在燕赴張揔
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
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旣歸不寐遂用韻賦四
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
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
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
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

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
銷落，赴愬誰空恁。遐想笑摘蘂，斷回腸，思故里。
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菟飛更聽胡笳。哀怨淚
沾衣，亂插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
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
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華向晴漢。
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閒，悶在餘杭曾爲梅花
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爲萬里贈杏
杏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江摠桃李

佳人欲相照，摘蘂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
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
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
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
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
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
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
李妬，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蘂。
效少陵慙下里萬株連，綺歎金谷人墜鶯飛引

領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
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
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
一枝在江揔金谷萬株連綺薨梅花隱處藏嬌
鶯何遜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
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
在揚州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巡
簷索共梅花笑冷藥踈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
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妬明年好爲使君開

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賦香隨風而遠
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
嘈相顧詩云學粧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
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閨
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粧來爭粉翻光何遽落
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滿勸阿誰
貪爲結子藏暗藥斂娥眉隔千里舊時羅綺已
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
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

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
之遣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
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爲此斂蛾眉又爭樓
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
鮑泉縈牕落梳臺江搃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
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
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
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
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王妃謫墮煙雨

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藁每首
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爲貴先是中原陷
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爲立
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
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東莞南魯
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
朝之制州名或同則增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

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劔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和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閒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爲別故稱岳爲上岳鄂爲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爲北清郢州與潁類稱爲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爲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筠之新昌婺蜀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

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柳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

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
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
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
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
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
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
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觸事
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
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

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
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
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
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
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
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
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
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
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

贊布詔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
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
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
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
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爲殿前都指揮使
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
薪之憂誰爲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
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
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
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
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勲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
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
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
太子中允初加勲便得騎都尉越過驍武飛雲
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
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

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爲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傅四官再贈卽爲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勲官旣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爲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待制侍郎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爲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

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爲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爲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

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窈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覩登封之事遇安期而

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

容齋五筆卷第四

九則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叙宗姻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笄六珈如山如河王之瑱也象之掬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如雲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顏如舜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摯。若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翠微鬋，葉垂鬢，脣珠壓腰，袂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窓弄白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熒煌照天地。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籍，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

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齊統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餘慶殊爲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爲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故不無抵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

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爲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

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旣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粲者何斯字如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唯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

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覓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

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

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藹然莫知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嘆是藹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胷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爲也必將擊搏震撓而

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瘡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瘡而無害於和乎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爲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懣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

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剗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害嘗一快矣至于二世凡幾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枵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背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

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瘡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恠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旣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二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爲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爲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爲棘寺卿，爲棘卿丞，爲棘丞。此出

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爲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籠中得舊書一帙題爲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爲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

陽鄒潤甫河南鄆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
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
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爲之慨然又恠諸賢旣已
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
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
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泰始元
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
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置鼻耳安

眉額插牙齒眸子橋光雙權隆起每至出入人
閒遨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蹠或稱君侯或
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踦蹶如此者故我形之
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帽以
代帶百味弗嘗食粟茹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
子厭我形容我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
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
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
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

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
芳子欲爲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
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爲進趨耶則當如賈
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
欲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
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
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睠道
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

觀子之志退不爲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
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愀然深
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
禮義誤以天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爲忠耶
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以成
名欲使吾爲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
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
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蹇裳赴流吾欲告
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情不聽我

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
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溫顛潁川荀禹范陽張華
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蹇
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諂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
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
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爲權謀譬猶鑿
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

穿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
少宜其卷局煎蹙至老無所晞也支離其形者
猶能不困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
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
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
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
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

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
負貴驕溢以肺腑爲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
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爲賢大夫
所稱述然以予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
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
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爲丞相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
詳延天下多聞之士或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講

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而公孫弘以治
春秋爲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爲學官悼
道之鬱滯始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
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
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
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
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固貽患於
一時蚡弘之爲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

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騶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追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

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爲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

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淳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爲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宰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于淳熙則凡職事官悉罷此制朝士騶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率就雇游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

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猶破省馬并一馭者後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權發遣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却依舊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

名爲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禁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死爲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容齋五筆卷第四

容齋五筆卷第五

十五則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

然前段結尾自常爲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爲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爲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書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爲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

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爲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爲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爲刑刑以懲惡過則爲濫仁之過則爲兼愛無父義

之過則爲爲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諂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諂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

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

笑以仍爲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却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

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趑趄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頷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

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
不爲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遠裔唐元宗有克復
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
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
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爲佞孟蜀通奏
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
師入討對賓客接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逐北
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爲俘
悲哉

宗室覃恩免解

淳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
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于武學
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千二三百人而
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
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其要以爲德壽
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顧不獲

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
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鬻炙外議謂何今厖
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
爲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爲言邁以待制侍
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爲敷陳此
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
諭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
攜只是白劄子蒙徑付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
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
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鯉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
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
下改招字爲召旣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
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爲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
爲停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爲停於
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爲躓後韓公本用狼跋詩
語非躓也其他以屺羅剔抉爲杷羅焚膏油爲

燒以取敗幾時爲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
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
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芟之平蜀西川減西
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
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
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爲諸尤不然討者如左
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
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正符
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荅孫

會宗書相似正符倣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
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閔悼作賦自倣
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爲久
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
駝傳以爲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
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
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

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面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

器械謝純孝密以爲問乃爲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里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于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它如允姓之

戎居于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閭丘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于陽州注攻其門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自乳而使人

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若甚易然固有出入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入爲僕

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
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
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
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
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
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
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
盧杞引關播李泌引董晉竇參李吉甫引裴垍
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
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
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
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
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
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
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
安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

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
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
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
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
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
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

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
君曰事將柰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
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
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
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
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
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
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
也又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
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
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
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

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
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
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
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
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
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
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
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
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

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
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
兵部尚書宇文价内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
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
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荅之。价拱手稱贊。明
日以相告云。

虢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爲人臣者當隨
爭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爲叨竊祿

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已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
覩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
亂。可謂極矣。虢王巨爲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
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尊爲征鎮。有民
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
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
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于睢陽。先是太守許遠
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

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
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
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
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
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
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
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爲言使之連据高位顯
爲佚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爲段子璋所殺
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
恢恢茲焉不漏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Printed in Japan